

历代纪事本末丛书·48

主 编：袁阔琨
副主编：徐 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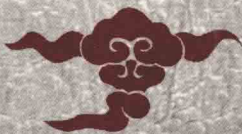
白
话
精
评

明史 纪事本末 六



原
是
从
中
原
是
东
海
成

原著◎清谷应泰译评◎杨军韩世明



辽海出版社

历代纪事本末丛书 ④⑧ 主 编 袁闾琨
副主编 徐 彻

白话
精评 明史纪事本末

(六)

原著 [清] 谷应泰
译评 杨 军 韩世明

辽海出版社

历代纪事本末丛书

编委会

主 编 袁闾琨

副主编 徐 彻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丁炳麟 王晓岩 刘书友

刘中平 周文英 段扬华

苗中业

目 录

卷五十三	诛岑猛.....	1
卷五十四	严嵩用事	13
卷五十五	沿海倭乱	53
卷五十六	李福达之狱	93
卷五十七	大同叛卒.....	102
卷五十八	议复河套.....	115
卷五十九	庚戌之变.....	130
卷六十	俺答封贡.....	148
卷六十一	江陵柄政.....	176
卷六十二	援朝鲜.....	215

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

诛 岑 猛

明世宗（朱厚熜，cōng，音聪）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四月，都御史姚镛（mò，音漠）督率军队讨伐田州指挥岑（cén，音涔）猛。

按：广西诸土著民族中，岑氏势力最大，自称是汉代光武帝（刘秀）时名将岑彭的后代。明朝初年，原元代安抚总管岑伯颜献田州归降明王朝。明太祖朱元璋嘉奖他的忠诚，设置田州府，令岑伯颜为知府。子孙世袭，三代传至岑溥。岑溥有二子：长子岑獠（xiāo，音肖），次子即岑猛。明孝宗（朱祐樞，táng，音堂）弘治六年（1494），岑猛因失去宠爱而杀父亲岑溥，土目^①黄骥、李蛮发兵杀死岑獠。继承人未定，而黄骥、李蛮出现矛盾。黄骥与岑猛逃至梧州，督府上奏让岑猛继他父亲的官职。考虑到李蛮抗命，就下檄文^②令思恩知府岑浚（jùn，音俊）派兵护送岑猛进入田州。岑浚是岑猛的同族人，也是土官^③，兵势较强，称雄于两江。等岑猛、岑浚至用州，李蛮拒绝接纳岑猛，黄骥又与岑猛逃奔思恩，岑浚扣留岑猛不放。弘治十一年（1496），

① 土目：少数民族头目称土目。

② 檄文：古代官府用以征召、晓谕或声讨的文书。

③ 土官：明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的少数民族世袭官员。

都御史邓廷瓚下檄文令岑浚放归岑猛，岑浚不从。朝廷派兵征讨，岑浚才释放岑猛，督府接纳岑猛回到田州，因此岑猛与岑浚结仇。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十月，岑浚突袭攻陷田州，假意令其同族人岑洪驻守，岑猛逃走免死。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，都御史潘蕃上奏请求发兵征讨岑浚，杀死岑浚，岑洪也被杀。改思恩（今广西鸣北旧思恩）为流官^①知府，并代管田州政事。降岑猛职，为福建平海所^②千户。明武宗（朱厚照）正德初年，岑猛贿赂刘瑾^③，得以重新被任命为田州府同知，兼管田州府政事。岑猛安抚笼络遗民，兵威重振，渐渐地吞并邻郡地盘，扩充自己的势力。岑猛曾经自言督府，有调发派兵之事，愿去立功，希望恢复其父在世时的官职。督府派人至田州，岑猛重金贿赂来使，使臣都极力夸赞岑猛。赶上江西出现盗寇，都御史陈金檄文令岑猛前去征讨。岑猛部队大肆抢劫，所到地方，百姓都迁徙村落躲避。盗寇平定后，陈金上奏疏为岑猛请功，岑猛升为指挥同知。岑猛希望恢复原田州知府的职务，朝廷所授官职不合他的本意，于是口出怨言，傲慢不顺，图谋不轨。督府使臣又得不到岑猛以往曾给予过的厚赂，都谰言岑猛有不法迹象。岑猛也自恃兵强，欺凌邻府更加厉害。有人说岑猛谋反，都御史盛应期对岑猛感到很恐惧，还希望得到岑猛重金贿赂，岑猛于是出言不逊。盛应期怒，上书报告岑猛反叛，请兵讨伐。朝廷还没作出回答，盛应期离职，都御史姚镛代理其职，于是匆忙再次上书请兵征岑猛，世

① 流官：明代在贵州、云南、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官员，不世袭，与“土官”相对。

② 所：明代军队编单位，一郡设所，连郡设卫。卫、所多冠以所驻地地名，一所约一千一百二十人，一卫约五千六百人。

③ 刘瑾：明武宗（朱厚照）时的大宦官，权倾朝野。

宗批示说“可以”。

至此，姚镛派遣都指挥沈希仪、张经、李璋、张佑、程鉴等五将军率兵八万分道进兵，令参议胡尧元为监军，督率大军。

嘉靖五年（1526）九月，岑猛逃奔归顺州，知州岑璋诛杀岑猛。

当初，岑猛听闻朝廷大军到达，命令部下不准交战，撕帛作书陈述冤枉，请军门^①详察，可怜他，姚镛不听，催督军兵更急。沈希仪斩岑猛长子岑邦彦，诸军跟上冲杀，岑猛害怕，设法出逃。岑猛的妻父岑璋是归顺州知州，因为女儿失宠于岑猛，平素深恨岑猛，想乘机擒岑猛立功，于是引诱岑猛逃奔归顺州。

此前，军门对土官们下令，有能生擒岑猛的，赐千金，升爵一级，赏给岑猛辖地的一半；袒护恶人者，派兵杀掉他。又担心岑璋是岑猛的妻父，或许庇护他，召沈希仪问计策，沈希仪知晓岑璋女儿失宠于岑猛，本来就恨岑猛，回答：“等十多天，得到实情后再答复。”沈希仪调查得知其部下千户赵臣与岑璋平素关系友善，就召见赵臣问：“听说岑璋与岑猛有矛盾，我想派你劝说岑璋，凭借他的力量击破岑猛，如何？”赵臣说：“岑璋多智善疑，直接同他讲这件事，他必定不信。应用计来劝他。”沈希仪问：“用什么计策呢？”赵臣答：“镇安与归顺州二地世仇，督府派人去归顺州，则镇安就起疑，派人去镇安，归顺就怀疑。您今天真派我去镇安征兵，我绕道经过岑璋处，岑璋一定询问其中缘故。我因与岑璋友好，故意冒死将此事泄密，岑璋的主要情况便可以得到了。”沈希仪说：“好。”于是派赵臣去镇安调兵。赵臣途经岑璋处，岑璋果然大喜，迎接赵臣，说：“久不见故友，今

^① 军门：明代命文臣总督军务或提督军务，称军门。还称麾下。

日肯定是为思念我而来了？”赵臣默默不语，假装不愉快。岑璋问：“赵君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？”赵臣答：“深感老朋友厚意，阔别日久，所以绕道而来。有啥不高兴的呢？”谈话过了一阵，又叹息起来，岑璋心中生疑。第二天，设置酒宴款待赵臣，赵臣越发不安，似乎在沉思什么。岑璋越发生疑，问其中缘故，说：“军门有意督查我的过失吗？”赵臣说：“没有此事。”岑璋说：“邻郡控告我，抓我去审问核实吗？”赵臣说不是。岑璋挽着赵臣进入卧房，下跪叩拜。赵臣潸（shān，音山）然泣下，岑璋也哭泣，说：“岑璋死就死了，您何必不告诉我呢？”赵臣就说：“与君莫逆之交。有急不敢不告。然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”岑璋惊问：“是何缘故？”赵臣说：“督府讨伐田州（今广西田阳东南），说您是岑猛的妻子，一定袒护岑猛，让我去镇安发兵袭击您，我不告诉您，您必然一死；我告诉您，您必定骤然发兵，为自己脱身谋划，这便是我向您泄漏机密，必定将我处死。怎么办？”岑璋叩头称谢说：“您确实救了我，您不说，我祸灭九族也不能醒悟。岑猛娶我女儿却仇视她，我为何亲宠他呢？我想杀岑猛已很久了，只是无有空隙。”赵臣说：“您有如此想法，为什么不向督府表白，不但能免去祸患，还能立功。”岑璋强令赵臣装病，留在传舍^①。急忙派人飞驰拜见沈希仪说明内情，陈述岑猛反叛情况，恐怕岑猛诛连自己，愿为擒拿他而效力。沈希仪应允，于是派人明中追赵臣返回，将此事禀告姚镛，姚镛欢喜，于是不防备岑璋。

岑猛之子岑邦彦把守关隘。岑璋因为与他家有姻亲的缘故，派兵一千助战，实际上是作内奸，岑邦彦欣然接纳。岑璋就派人

^① 传舍：古时供来往行人居住的旅舍。

报告沈希仪说：“已派千人为内应了，衣服上有记号，希望不要加以杀戮。”沈希仪应许。等到作战，归顺州士兵先高呼失败惑众，田州兵惊溃，沈希仪斩岑邦彦。岑猛想逃，岑璋派人招呼，说：“情况紧急，希望逃奔归顺州，三四天可到安南，再图兴复。”岑猛匆忙中无处可逃，又与岑璋有姻亲，于是佩带官印逃奔归顺州。岑璋假装涕泣迎接岑猛，送到别馆居住，供奉丰盛列侍美女，因其居住僻远，左右没有一个田州人。岑璋天天骗岑猛说：“朝廷军队撤退了。”又说：“朝廷军队听说你逃到交南，不敢随便派兵到交南边境，可派使到督府，请求处分。”岑猛欢喜不疑。

胡尧元与诸将见沈希仪已破关隘，想争功，听闻岑猛逃走藏于岑璋那里，于是率兵一万直捣归顺，岑璋急忙派人持酒肉在州境上犒（kào，音靠）劳军队，并亲自拜见诸将，叩头谢罪，说：“岑猛失败，昨天越过归顺州，想逃到交南。岑璋率兵阻击，岑猛目中流矢南逃，不知去向。追急，恐怕他逃入交南，勾结逆贼发动叛乱。希望宽限五天，必当捕获上交。”胡尧元等人应允。岑璋归来，又欺诈岑猛，“朝廷兵马已退，要洗清不白之冤非上书陈奏不可，为你草拟奏书，派人送上，如何？”岑猛说我本来也希望这样。于是岑璋作书，让岑猛出官印盖章。岑璋知道岑猛放官印的地方后，就设置酒宴向岑猛祝贺。鼓乐奏起，岑璋持毒酒一盃，献给岑猛，说：“朝廷兵马追捕你很紧，我不能庇护你，请你自己作打算。”岑猛大怒，骂道：“后悔中老贼奸计了。”饮毒酒而死。岑璋斩其首级，取其佩印，派人从小路飞驰到军门，一同献上。诸将听说此事后，率军返回。

岑猛有三子，长子岑邦彦，已战败被杀。次子岑邦佐、岑邦相，出逃。岑邦彦小妾生子名岑芒，是襁褓小儿，藏于民间。诸

作乱头目韦好、陆绶、冯爵都被擒获斩首，只有卢苏、王受未被抓获。捷报上报朝廷，对诸将论功行赏。姚镛请求设置流官治理田州，此事下交兵部讨论后上奏，世宗听从姚镛的建议。

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五月，卢苏、王受造反。有从右江地区宋的人说：“岑猛实际上没死，纠集安南（今越南北部地区）莫氏入侵，已攻陷思恩了，边省朝夕之间将不能保全。”于是靖江地区所有皇室宗族仓惶出逃，人心惶惶。藩臬^①（niè，音聂）诸司平素暗恨姚镛的人，又建议：“岑猛实际上未死，姚镛被归顺州的消息欺骗了。”御史石金听说后，于是弹劾姚镛，“征剿夷猷，没有谋略，轻信他人，欺瞒皇上，谋取田州而不能得到，连思恩也丢失了。”世宗大怒，将姚镛撤职，任命王守仁代替他的职务。

在此以前，姚镛上言：“田州叛逆余党又叛乱，请再征集兵马剿捕，兴兵所需的钱粮，应商议处理。”世宗命令动用支出广东司府库内金钱，不得自相区别彼此你我，耽误军机大事。至此，王守仁还未到任，姚镛等待交接职务，侦察得知思恩尚未陷落，想征兵擒获卢苏等人来为自己赎罪，召集广西各部门官员商议。而暗恨姚镛的人欺骗邮吏，使所发的公文都有误，各自都因公文的有误而不到达，姚镛终于不得集结兵力而离职。

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春正月，王守仁将要到达田州，调集湖北、湖南的军队几万人南下，广西各土目都很恐惧。王守仁便隐匿声迹，不自炫露，故意表示无事。等到达南宁（今广西南宁市），见卢苏、王受势力强盛估量不可急促扑灭，便派人招告晓谕，使卢苏、王受来赎罪。适逢有人散布流言欺诳卢苏、王受说

① 藩臬：明朝布政使简称藩，按察使简称臬，是省一级最高行政长官。

招谕不可信，想以此收取卢、王二人的贿赂，卢、王二人疑惧王守仁，不立即前来。王守仁派人慰问告晓，并且与卢、王盟誓，卢苏、王受答应来见王守仁，但必须带兵自卫，还想替换军门左右卫兵，全用田州人守卫。王守仁同意，卢、王二人按约来见，带来很多卫兵。王守仁历数两人罪过，并杖打二人，卢苏、王受内披衣甲接受杖打，不久，王守仁告晓卢、王回去等待朝廷命令。王守仁上书说：“思恩，田州长期以来苦于战争，百姓不堪承受。况且田州对外捍卫来自交趾^①的侵犯，即使攻下它，设置流官，兵弱才乏，恐发生其他变故。岑氏家族世代有功，治理田州，非岑氏不可。请降田州府为田州，以岑猛之子岑邦相为判官，以卢苏、王受为巡检。另设思恩府，设流官管辖。”世宗听从这个意见。于是王守仁命令岑邦相回归田州，卢苏等人各自就任官位，田州因此而安宁。王守仁又举荐布政史林富为巡抚都御史，张佑为总兵镇守广西，他这才返回南宁。

同年三月，王守仁发公文令卢苏、王受等人进攻断藤峡八寨盗贼，全部攻灭，两江彻底平定。王守仁上书大加称赞卢苏、王受等人的功劳。得到赏赐很多。当时兵部侍郎张璁和桂萼（è，音饿）说王守仁处理田州事务不当，世宗也很怀疑此事办得正确与否。

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九月，巡检卢苏杀死田州判官岑邦相。

在此以前，林富代王守仁为提督，上奏书，说：思恩改设流官，二十年兵战不停，田州绝非流官所能控制。”极力主张王守

^① 交以：越南自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建国后，北宋称之为“交趾”，亦称交趾，后沿用。

仁以前的建议，降田州府为州治，以岑邦相为判官，命副总兵张佑镇守，答应三年替换。当时岑邦相十五六岁，张佑象对儿子一样收养他。卢苏自恃有功，专横跋扈，岑邦相对此不平，于是酿成矛盾。正好张佑将要被人接替离职而去，希望岑邦相送厚礼贿赂自己。岑邦相贿赂张佑，没能使张佑达到满意的程度，张佑就与卢苏亲近，想诋毁罢免岑邦相。他派人找到岑邦彦的儿子岑芝，养育在别处。而岑邦相时时刻刻都想杀掉岑芝，张佑没有离任，留下来镇守此地，庇护岑芝，岑芝碍以免死。不久，张佑中岑邦相投毒而死去。岑芝逃奔梧州，督府都御史陶谐收养了他。

到此时，卢苏派遣他的党徒刺杀岑邦相未能成功，岑邦相与土目罗玉等人联合讨伐卢苏，事情被发觉，卢苏埋伏甲兵擒获斩杀罗玉。于是劫持各土目进攻岑邦相，捉拿并杀死岑邦相，焚烧他的尸体。卢苏贿赂陶谐，说：“岑邦相病死无有后人继承。”于是立岑芝，派他回到田州。因此，岑猛的二儿子岑邦佐又与岑芝争权夺位。而邻近府州各土目对卢苏杀掉主子岑邦相都感到不平，合兵助岑邦佐进攻田州。入城后，卢苏逃走。战乱又大起，两江地区震动惊恐。陶谐派人对各土官们说：“岑邦相确实是病死，与卢苏有什么牵连？你们何必自相残杀。”不久，陶谐因病离职，都御史潘旦、蔡经相继接任，都说：“思恩、田州饱尝兵战的苦难已经很久了，朝廷现在又要因为卢苏杀岑邦相的事，兴兵问罪，征战何时能停止呢？”朝廷商议派人下去核实情况，副使叶俛（miǎn，音免）、参议陈大珊说：“卢苏作乱杀主，他的罪行怎能全部赦免呢？假使宽恕不杀，应该上报圣上知晓，命他立功赎罪而已。”蔡经不从，上奏说：“岑邦相不孝，夺占母亲田产，又虐杀部下，卢苏因众怨而杀岑邦相。”朝廷于是对卢苏的罪过放下不问，仍命岑芝继承田州判官如故。两江地区土官闻知

此事，无不厌倦灰心。

谷应泰说：“田州是广西南部边境地区，蛮瘴荒裔^①，无足轻重。后来失掉安南，议论此事的人逐渐认识到田州是南海的外部屏障，想要倚重它。岑氏世代守田州，自弘治六年（1494年），岑猛之父被儿子岑獠杀死，猛身被强邻所逼，崎岖展转奔走，存邢迁卫^②，明朝廷对岑猛的恩情可以说是很深厚了。至弘治十八年（1506年），岑浚才被杀死悬首级于菁（gǎo，音搞）街^③，正德年间，岑猛才恢复其父旧业。黎子《式微》^④，重耳《河水》^⑤，岑猛依靠朝廷，不忘旧德，理所应该。

而乃晋惠入绛，遽绝秦关；^⑥ 卫般庐漕，坐观齐乱^⑦。岑猛

① 蛮瘴荒裔：蛮，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，有轻视之意。瘴，即瘴气，旧指我国南部、西南地区山林间湿热蒸发致人疾病之气。荒裔，泛指边远地区。

② 存邢迁卫：春秋时故事。公元前660年卫国被狄人（北方少数民族）击败，在齐桓公帮助下，迁到楚丘（今河南滑县），此即“迁卫。”公元前662年，狄人进攻邢国，齐桓公联合宋、曹等国救援邢国，把它迁到夷仪（今山东聊城东南），是为“存邢”。

③ 菁街：古代长安街名。招待国内各族君长或使臣的邸第，皆在此街。此指悬首级示众。

④ 式微：《诗·邶风·式微》有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”语。春秋时期，黎侯流亡于卫国，随行之臣劝他回国。

⑤ 河水：春秋时晋文公名为重耳。重耳流亡，到达秦国，秦穆公宴请重耳，重耳赋逸诗《河水》，取义于河水朝宗于海，把大海比喻为秦国，表示不忘秦国的恩德。

⑥ 晋惠入绛句：春秋时，夷吾（晋献公子）因父立幼子为嗣，出逃国外，在齐、秦的帮助下，于公元前650继位，为晋惠公，晋惠公怕流亡于秦国的重耳归国与他争权，所以继位不久与秦断交。绛，晋国首都，在今山西翼城东南。

⑦ 卫般庐漕句：春秋时卫文公名般（hui，音毁）。卫般曾因卫国内乱在齐国避难。公元前660年，卫国遭狄人进攻，齐醒公来救，筑国都，立般为国君。漕，卫国城邑。卫文公精心治国，却坐视齐国内乱而不救。

单骑弃军逃亡，中途服毒自杀，是老天要灭亡他啊！然而岑猛桀骜（jiéào，音杰傲）之性已成，未见反形，追兵四集，仍命部下勿与朝廷交战。裂帛作书喊冤，上诉军门，也可以说是很悲哀了。而云梦陈兵，决收韩信^①；陈平奉诏，竟斩舞阳^②。姚谩轻视讨贼，以接受受降为重；相信于请兵，疑于对垒作战。岑猛既然冤死不白，姚谩最终也功名不成。岑猛辜负国恩而死，姚谩贪图军功被罢官。上天的祸福，与人事是相当的。至于卢苏、王受的反叛，衅端本于姚谩，失误似乎又是由于新建伯王守仁。可能是王守仁怜悯田州、思恩百姓厌恶兵战多方安抚卢苏、王受。立岑氏后人，设立田州的官员。暗中假借卢苏、王受战功，明为笼络他俩。而所举用的张佑，贪求贿赂，亲近行为不正的人。为岑氏家庭种下祸根。张佑既死于岑邦相的投毒，岑邦相又被卢苏、王受所杀。沈、王构恶，义真必弃关中^③；钟、邓相倾，姜维几反蜀道^④。王守仁的期望未能实现，有见识者微有遗憾。

而接替张佑的，是督府都御史陶谐。岑邦相毒杀边镇大臣张佑，朝廷压下不问；卢苏、王受抓住并杀死田州州主岑邦相，大

① 云梦陈兵句：汉高祖刘邦封大将韩信为楚王，有人说韩信谋反，刘邦用谋士陈平计，陈兵云梦（今湖北江陵），降韩信为淮阴侯，后来韩信被杀。

② 陈平奉诏句：陈平是刘邦（汉高祖）重臣，被封为曲逆侯。皇后吕氏专权，辅其子汉惠帝（刘邦之子刘盈），陈平不满。后陈平定计，谋杀吕后，立汉文帝（刘恒），任丞相。奉诏杀亲近吕后的舞阳侯樊噲。

③ 沈、王构恶句：刘义真，南北朝时南朝宋政权开国皇帝刘裕的儿子。刘裕平定关中地区后，令刘义真防守，以长史王修辅佐他。部将沈田子杀王镇恶，王修又杀沈田子，关中骚动。刘裕于是派人替刘义真守关中。

④ 钟、邓相倾句：公元263年，魏国派征西将军钟会、镇西将军邓艾伐蜀。灭蜀后二人矛盾加深，钟会诬邓艾谋反，邓艾被杀。蜀将姜维投降钟会，二人合谋独霸蜀地，姜维乘机力图恢复蜀国基业，但兵败被杀。

臣陶谐伪言说是病死。南部边境郡县，不知上有天子；恩宠的根据、尺度，都悬于督府官员手中。张佑索要贿赂，岑邦相未能满足，拘执唐侯^①，陶谐受贿遂党莒仆^②。处错问题错乱，赏罚不顺，貽笑于蛮夷，损伤国体，君子知明朝纪纲的不振作，首先表现在远方蛮夷问题上了。

总之，姚夔的错误在于扑灭叛乱时过于急切，而遗留下这一失误的人，是向岑猛索取贿赂的盛应期；陶谐的罪过在于有贼不讨，而遗留下这一失误的人，也是向岑邦相索取贿赂的张佑。官吏奸邪，索要贿赂，边疆祸难日甚一日。故皇甫安边，奏免墨吏^③；奉仙载宝，仆固称兵^④。好利亡国，好色亡身，古今借鉴，大概不会是欺骗人的。

【精评】

诛岑猛事件反映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区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过程中遇到的严重阻力。

明初，承袭元代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，授予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世袭官职，利用少数民族头目管理少数民族，这对安定当地人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。但是土司制度的负作用也很大，土官的割据意识很强烈，经常因争夺地盘、财产而相互火并仇杀，或者对抗中央政府，起兵叛乱，对中央集权产生了严重的

① 唐侯：代指岑邦相。

② 莒仆：代指卢苏等。

③ 皇甫安边句：东汉皇甫规受任中郎将，平定关西、陇右羌族叛乱，安定边疆。当时，安定太守孙俊、属国都尉李翕、督军御史张稟、凉州刺史郭闲、汉阳太守或因违法，或因不称职，被皇甫规上奏朝廷论罪，或被免官，或被诛杀。

④ 奉仙载宝句：唐代宗（李豫）时，宦官骆奉仙，鱼朝恩专权。公元763年，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受二人诬陷，起兵叛乱。

危害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从明成祖（朱棣）开始，中央政府在一些地区进行了“改土归流”，即废除少数民族官员世袭特权，由中央派遣“流官”统治。“改土归流”对加强中央集权，维护国家统一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，但是少数民族官员对此不满，多次发动兵变反对，出现了“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，杀人夺地比昔更甚”的局面。土官叛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触动了他们的特权，但是中央政府在“改土归流”的过程中也出现有明显的失误，诸如用人不当、时机不成熟、流官贪污腐败等。

讨伐岑猛失误在于：一是岑猛反形未见，而迫兵四集，明朝政府草率出兵。二是诛杀岑猛之后善后事宜处理失策。卢苏、王受杀死州主岑邦相之后，朝廷大员上报庇护卢、王二人，赏罚不明，忠奸不分，导致人心丧失。

统治少数民族地区，必须注意当地风土人情，照顾少数民族特点，不能急兵好战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，津津乐道于征伐。必须选用贤明将吏，开诚布公，安抚人心。安定人民生活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、文化，不失为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之根本。

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

严嵩用事

明世宗（朱厚熹）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冬十二月，任命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。当时礼部正选拔有译古文能力的人，严嵩上任，就索要礼物贿赂自己。而给他送礼需要通容的人过多，就提高贿赂价码。御史桑乔列举严嵩罪状，请求罢免严嵩。严嵩就上疏辩解请求免罪，世宗说：“你所说‘为人臣者于今日，最终都观望自己福祸，必使人主孤立，一切事务都由皇上自劳’。这话说到份上了，但此想法应该称赞，你是由上边挑选任命的，不必再说什么。”严嵩很得意。给事中胡汝霖又弹劾他“丑行既然已暴露，招致指责，不该文过饰非表明自己清白，那样有伤大体。”世宗就下令“以后大臣遭弹劾，应自己反省修身，不准上疏辩解”。严嵩害怕，办事更加恭谨，以此取媚世宗。

嘉靖十六年秋九月，礼部尚书严嵩弹劾应天试官，“批改试卷不签字留名，大不敬”。大学士夏言又说：“考试以军事、祭祀命题，多讥讪语言，应该把他们逮捕审讯。”于是世宗命官校逮捕典试官江汝璧、欧阳衢下诏狱。提调官孙懋（mào，音茂）、杨麒、何宏、沈应阳都由南京法司立即审讯。同试官舒文奎等，由当地巡抚立即审讯。以后贡士^①不得在南京考试。

^① 贡士：向最高统治者荐举人才的制度统称贡士，所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。此指科举考试。